

餐桌上的规矩

□赵光(湖南)

父亲是个既传统又严厉的人,他的严爱更多地体现在餐桌上。

学习正确握筷子吃饭就是我们的人生第一课,若姿势不当,便会遭到父亲的责罚。他会用筷子方形的一头毫不留情地敲打我们的脑壳,我们一边疼得眼泪哗哗直流,一边赶紧纠正姿势,继续扒饭夹菜,连抽泣声都不敢发出来,生怕被父亲“丢”到堆满杂物的黑屋子里“关禁闭”。

这也让我一直困惑不解:握筷子吃饭哪有那么多讲究?又不是掉了米粒或剩了饭菜,然而这也是父亲不能容忍的。用母亲的话说,碗里的饭吃不完就用搨槌“筑”下去,意思是指强行让我们吃完碗中的米饭。这个俗语在乡下已流传多年,我至少听了几十年了。小孩子盛了过多的米饭又吃不完时,大人们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吓唬。因为在他们眼里,浪费粮食是一种可耻的行为。小时候,我们就被“一粒粮食一粒汗”训导了千遍万遍。

父亲对我们握筷吃饭的规矩之所以如此固执,背后另有原因。我长大后才了解到,父亲从小便受到爷爷的严格教导,不知挨了多少次筷子头的敲打,这些规矩早已烙印在他的心中,甚至深入骨子里,并被发扬光大。他常说,用筷子吃饭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,已有几千年的历史,这里面藏着为人处世的礼节,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把老祖宗的东西弄丢了。可年幼的我们哪能理解吃饭和做人之间有什么

内在的联系。

父亲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握筷子:筷子不能拿反了,圆的这头用来夹菜吃饭,方的那头代表着规矩和方正,拿错了就不好操控;握筷子主要用到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三个指头,拇指轻轻压住筷子,从食指和中指的指端穿过,食指负责托住下面的筷子,中指则负责控制上面的筷子运动。使用筷子是否轻松自如,很大程度取决于中指操控是否娴熟灵活。这种握筷子的方式与握毛笔和铅笔的姿势有几分相似,简单而灵巧。

除教导正确握筷子外,父亲还给我们立了其他规矩:粗瓷饭碗必须端在手中。正确之法是左手托稳碗底,大拇指扣在碗沿,其余四指抱紧碗壁。要是谁吃饭不端好碗,他便会用筷子头敲脑壳,并教训道:“连碗都不端好,今后还能端得了什么?”这话和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参加工作后我才领悟到,端牢饭碗,不只要端好手中的粗瓷碗,更要认真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,绝不能砸了自己赖以生存的“饭碗”。

家里来了客人,父亲又教导我们必须等客人全部上桌后,才能正式开席。这时候,我和弟弟手勤眼快,纷纷动手摆桌子、端饭碗、摆筷子。客人见此情景,总不忘在母亲跟前夸奖几句:“这几个伢子好懂事!”这些都离不开父母平日的悉心教导

和言传身教,让我们懂得如何礼貌待人、分担家务。

餐桌上的规矩,抢菜是绝不允许的。父亲时常告诫我们,夹菜时筷子不能频繁伸进菜碗,也不能互相争抢,特别要礼让客人先品尝。客人下桌后,我们才有机会大快朵颐。吃完饭后,我们还必须帮母亲收拾餐桌、洗碗筷。

父亲的教导还体现在餐桌的其他方面。他不允许我们在吃饭时发出咀嚼声,要求双腿并拢,椅子不能后腿斜立,不能用筷子敲碗。父亲立下的这些繁多规矩,成了那个年代餐桌上独具一格、很有教育意义的“思政课”“启蒙课”。虽说他为这些煞费苦心,但对我们的影响极为深远:既启迪了智慧,又增长了知识,还养成了习惯,更学会了做人。这是我们人生成长阶段收获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晚年的父亲也很重视孙辈们的规矩教育。凡餐桌上出现坐姿不端正、盛饭未做到长幼有序、吃饭大声喧哗或跷二郎腿等行为,他依然会耐心教导,只是不再用筷子头敲脑壳了。

我们常打趣他,对我们那么严厉,对孙子们却如此慈爱。父亲佯怒道:“米饭都堵不住你们的嘴,‘食不言、寝不语’,不知道吗?赶紧吃饭!”

其实,父亲虽然已经老了,但是对我们的关心与爱依旧,只是变得更加慈祥,愈发宽容了。



吴晓峰 摄

想起稻秧

□秦和元(湖北)

好多年都没见到稻秧了。偶尔看到一段小视频,那皎洁的月,那青蛙的唱,那农人田间的劳作,瞬间把我拉回到四十多年前,让我想起扯秧和插秧的情景。

先说扯秧。秧苗育种总是选择含沙量较高的梯级水田。秧苗长到一拃多长,就可以扯了。扯秧这活计,向来不分昼夜,尤其趁着暑气稍歇的晚上。秧码的底部是前翘的木板,板上固定一只小凳,形如小船,人坐在小凳上,双脚轻轻向后一撑,秧码便可向前移动。大家坐在秧码上,在田里排成一排。暑热并未消尽,但人人都穿着长袖长裤和胶鞋,蚊子和蚂蝗厉害啊!它们就像暗夜里无声的刺客,悄然袭来,不做好防护是根本不行的。

星光下,秧苗的尖梢上,露珠隐约闪亮。农人言语少,几乎没有交谈,也没有欢笑,个个像比赛似的,动作麻利快捷。扯秧时,两只手掌尽量接近泥沙,连扯带抹地拔起秧苗,如此扯起来的秧苗才齐整,裹挟的泥沙少,才好插。左右手各扯大半把,合在一起,握住整把秧苗的上部,在水里上下晃荡几下,洗净泥沙,再用一根齐草(糯谷草)一系……不多时,每个人的身后,便有了一行秧把子,就像每人带了一支休闲的队伍,排列不是很整齐,却个个精气神十足。

夜,沉静,安然。秧把子在田里上下浣洗的声音,与远近的蛙鸣声交织着,浮荡在夜气之中;萤火虫并未点亮寂静的乡野,却使这氤氲着雾气的夜,更加沉寂,梦一般缥缈。水车在不远处吱呀作响,月色如水般流淌,轻轻抚过农人弓起的脊背,像要洗去一些辛劳的汗渍。

大人们忙着犁田、整田、捆草头、挑草头……干的都是技术活、力气活。我们少年就成了割谷插秧的主力军。天还没有大亮,我们就起床了,揉着惺忪的睡眼,在村口那棵老枫香树下聚集。然后,在朦朦胧胧中,将昨天晚上扯的秧把子,挑到田埂上,尽量均匀地抛入水田中。此时,天已亮了,大家纷纷下田。

丘陵地带的梯级水田,每块都不是很大。所以,往往是一两个人一块田,或两三个人一块田。遇到大田多人作战时,我们常常会比赛。别的竞赛都是争先进,插秧却是“争倒退”,谁先退到最后面,谁就插得最快。那情景,不是摇旗呐喊的热闹场面,而是激流勇退争分夺秒。左手大拇指分秧,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将秧苗插入稀泥中,左手和右手必须紧挨在一起,并贴近泥水,这样插秧的动作才快,如蜻蜓点水,如行云流水。大人们常说,蛤蟆无颈,小孩无腰。也确实,大人们弯腰久了,便

叫腰杆疼,总要直起身子,伸伸腰。他们的战斗力往往比不过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。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成稻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这种古老的农活,五代后梁时期“布袋和尚”的《插秧偈》很早就有过生动的描述。我们插秧时,只觉得腿脚陷于泥潭,被水田无声吮吸着,而每一次拔起脚向后退去时,眼前便铺开了一片葱绿。

我们就是这般快速地插着秧。秧苗伴着汗水,插进了稀软的泥土,插进了滚烫的水田,插进了炙烤的阳光,也深深地插进了生活。我们弯腰插着秧,太阳晒得脊背发烫,汗水从脸上吧嗒吧嗒地滴入泥水,有时流进眼里,酸涩难受,也只能眨巴眨巴。偶尔直起身来,草帽沿儿在额头压出一道深痕,望见远处的田埂上,大人挑着秧担的身影晃悠悠,如同行走在蒸腾的热浪之上。我们就这样退着,退到田埂边时,一块田就被绿油油的秧苗占满了。大家舒展舒展身体,立即转战下一块田。

日头高悬,田水蒸腾着热气,将我们裹挟其中。偶然有微风吹过,秧苗们便簌簌低语,田水也漾起细碎的波纹,仿佛在这苦热中唯一清凉的慰藉。我们便趁着这点凉意,抓紧时间抢插,仿佛要抓住这片刻上天的恩赐。

火辣的太阳沉入浅山,它下班了,我们则远没到收工的时间。没有烈日的炙烤,凉爽多了,正是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。天色越来越暗,肆虐的蚊子越来越多。我们把泥巴糊在膀子上和腿上,避免蚊子叮咬,不到天色彻底黑下来,看不见划行器划的痕迹,大家是不会收工的。暮色四合,归鸟掠过树梢,天边残余的亮光,如同泼洒在宣纸上的淡墨,也终于一点一点,被无边的夜色吸尽了。

水田全部插上了秧苗,不久前金黄的早稻田,换上了新绿的晚稻衣裙。那些秧苗在晚风中轻轻摇曳,如同初生的婴儿般柔软脆弱,却又带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向上的韧劲。年年新绿,如约铺满水田,固执地延续着泥土之下不灭的根脉。

夜露无声地凝聚,在秧苗的尖梢上,再次缀满细密的水珠。这微小的生命,伸展着细弱的根须,在泥水中立定脚跟,默默吮吸着水田的精华,享受着阳光的哺育和雨露的滋润,默默地,顽强地,向上生长,茁壮成长。它们静寂地承托起满天星斗,也承托起农人沉甸甸的希望。



星期三
2025年6月18日

□主编:郝良
□责编:王梅
□编辑:罗烽烈

生

活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版
07

阅读副
刊精品,请
扫描二维
码,关注南
门口微信公
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